

印度民族詩人太戈爾

日本轟炸中國平民的消息，警醒了不少印度人民企圖聯絡日本謀自己的解放的夢想。印度的一般民衆，現在都認清了日本對中國侵略，乃是對亞洲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致命威脅。在尼赫魯領導之下的印度國民會議，已經發動了一個強有力的抗議運動。無數的城市與鄉鎮，都舉行反日示威運動，並發動廣泛的抵制日貨運動。結果使得日本對印度的輸出，大為減少。因此，在東京營業的印度商人，就給印度的民族詩人太戈爾打了一個電報，要求他對印度的抵制日貨運動。

太戈爾這樣答覆了他們：

「你們打給我的電報，使得我夢寐不安起來，因為我必須拒絕你們的要求，這使我非常抱歉。我希望你們求我幫忙的事情，不要使我違背了神靈。我曉得你們之所以求援於我，是由於你們信託我對日本人民的高尚的敬仰；因為，同全亞洲的人們一樣，我曾經一度崇拜過日本，而且曾經一度寄予極大希望，以為日本必能代表亞洲人民答覆西方的壓迫；並相信日本的新興力量，定能用以反抗外來的欺凌以保衛東方的文明。然而不久之後，日本就揭穿了這種覺醒的希望，並破壞了人們所曾給牠的一切信仰。現在日本自己對於無抵禦的東方人民

，已經成爲甚至是更兇惡的威脅了。而比牠的經濟剝削，比牠的掠奪領土還要兇惡，和那對於這種無人道的犯罪的行爲的無恥辯解。在歷史的更早些的時期，也曾有些醫家被征服了，但是並不會如此殘酷可怕摧毀別的民族已有的建樹。在科學還未曾使人類的殘酷有這樣巨大效力之前，這種鬥爭，恰像當時的生活自身一樣，在今天，當一個國家侵入另一國的領土內的時候，牠所犯的罪惡就不僅限於帝國主義的野心；而且殺戮人類之衆多，簡直不下於一場大的瘟疫。而當着全世界的正義都爲這種罪惡所激怒，而且羣起抗議的時際，我怎麼能夠反對這種正直的抗議呢？這種抗議，並非是某個私人的事情。這種抗議之純屬發自自願及其純係直接發自內心，就和三十年前東方人民對於日本的崇拜，是相同的。即使我敢於冒險去作，我也決無能力阻止這種抗議。因此，對於我之不能接受你們的請求，你們必得寬宥我。相信我：對於我的在日本的同胞和日本人民自己，我都是感覺到最深切的同情的；但是，從四分五裂了的頭顱與骨頭中發出來的呼號，是太令人感動，是太可怕了！」

（節錄譯報）

徐世昌乎？唐紹儀乎？

青水譯

日人長野朗最近在日本智識界上寫了一篇「文章，題目叫做「華北華中政權成立的經緯與將來」，其中有一段談到將來的所謂「大總統」問題，還提到徐世昌唐紹儀兩位，很爲有趣，特摘譯如下。不過徐的態度如何，不得而知，唐是早已表示不幹了。「大總統問題」第一，是「人」的問題，要成立正式政府，便有選大總統的必要。因此於大總統的候補者，乃有種種的評論。茲舉幾個來看看。

以前做過大總統，現在還活着的，只有兩人，一是徐世昌，一是曹錕。徐世昌爲前清遺老，已達八十的高齡了，身體恐怕不健康，天氣很好的時候，才到庭園里走走。任務是絕對不能擔任的，那麼，只有曹錕了。如今在新政府委員中。也有五六個是曹錕時代的閣僚，因此，這方面，似乎曹錕極有希望。但政府的也，並且，一般的批評，都說曹錕做大總統，似乎頗有問題，聲名似乎不十分漂亮。其次如推舉國務總理，則有靳雲鵬他本來是安福系，中途，又向「直系」系統送秋波，因此，又有人對他沒有好評。靳雲鵬以體格相當魁梧，以前曾有一饜養家一的稱號，到現在，還能吃中國飯八大碗。華中與華北合併起來，則大總統一定要在這兩方都負有人望的才行。於是，誰都以爲唐紹儀可以當第一個候選人。唐之任此職，在南北都很適合，在中國又是國民黨的第一長老。

此外還有種種的候補者，但結果不曉得落在誰身上。